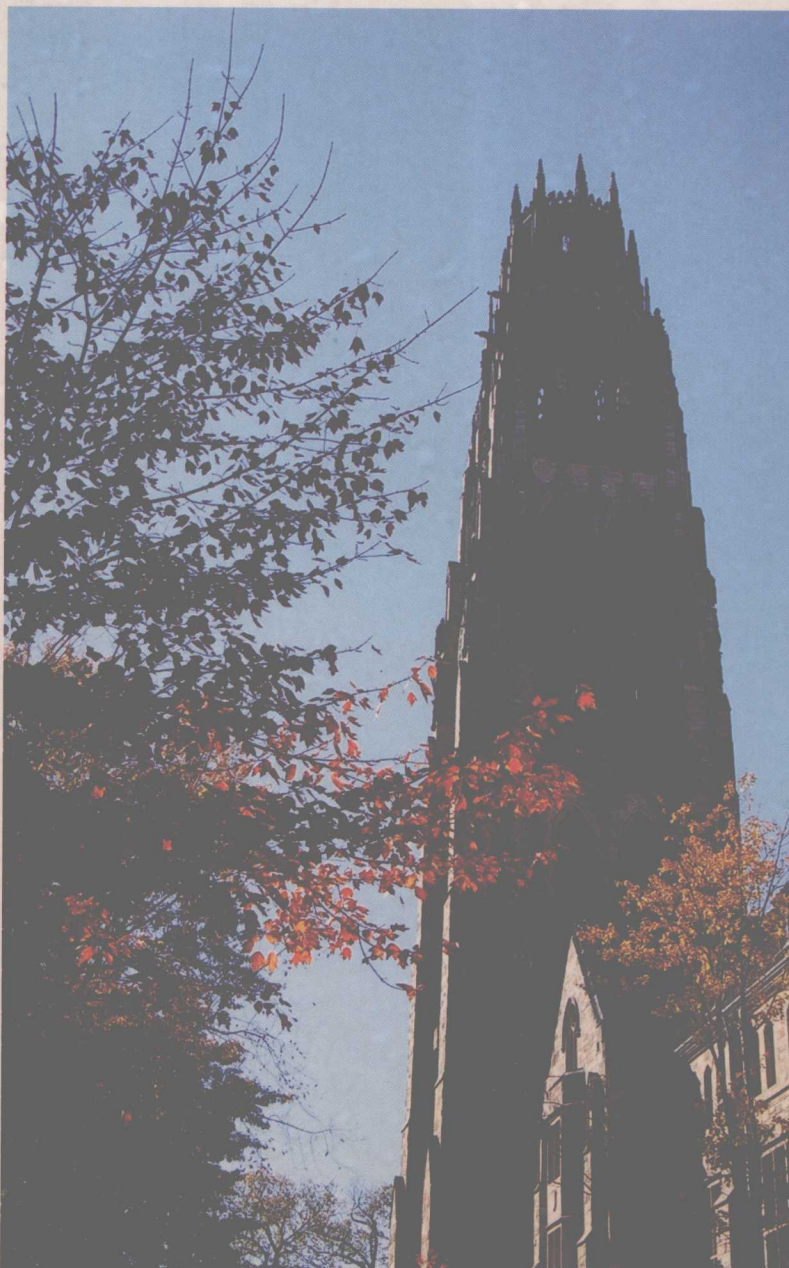


走进耶鲁

苏炜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ISBN 978-7-80729-2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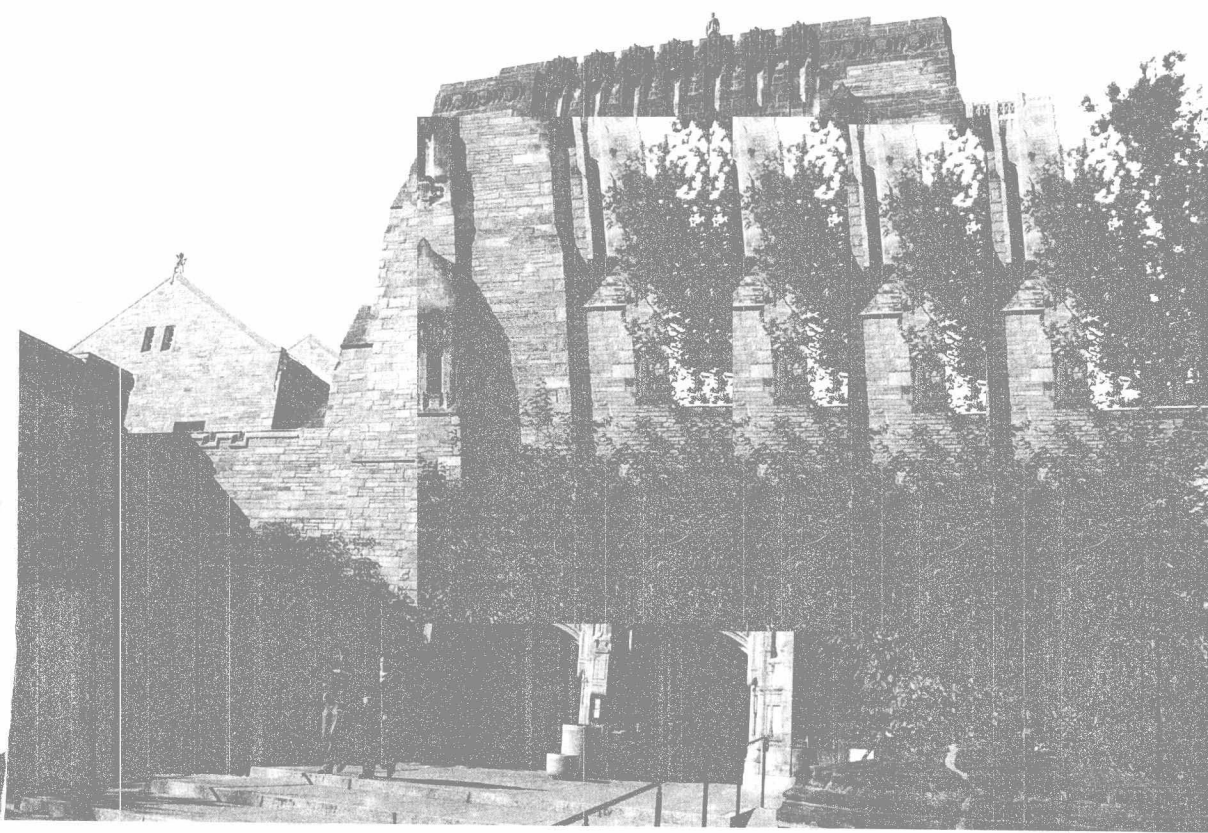


9 787807 292692

定价：28.00元

走进耶鲁

苏炜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耶鲁/苏炜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729-269-2

I. 走… II. 苏…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130 号

书 名 走进耶鲁

著 者	苏炜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三间房村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269-2
定 价	28.00 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或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82013152)

母语的诸天

(代序)

一本书的序言，应该是一片风景的导游。——以这么长的文字作导游，大概是因为这片风景太渊深浩大了吧！

——作者题记

微 尘

人在时间里的不同感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方，当知青的年代，我曾在海南岛呆过 10 年（1968—1978）。——真的吗？我的“知青生涯”真有那么长吗？每次在简历、简介一类文字里记下这段“纪年”，我都暗自吃惊。“好漫长好可怕啊……”比我小辈的朋友，听了都会这样感慨。是漫长，从 15 岁到 25 岁，人生最宝贵、最“牛”的一段光阴，就这样打发了。无论在当时和现下，想起来都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虽然，倒并不可怕。可是，为了写这篇文字，掐指头一算，我呆在耶鲁的时日，竟然也超过 10 年了！这就真真把我自己吓得要跳起脚来。怎么可能？！这么快？！而昨天的一切，仍旧鲜活得能捏出水来。然而，每回踏上故土——天，竟然要叫“故土”了！站在大街上，却又觉得自己确实是如假包换的、除了一身北美土气就只剩下了“隔世之思”的“出土文物”了！埋在“漫长”得没了边儿的隔洋深土里好像物事如昔，一出土，见了光吸了氧，就立即苍老了几百岁。要命吧，10 年！鄙人的“耶鲁岁月”竟然也都超过 10 年了！……类似的“时空惊诧录”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这，究竟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作怪呢，还是我们中国人自身的经验世界在作怪？

这就逼出了本文的题目。

文题，源自家中厅堂挂的一副康有为的对子：“众香国土薰历劫，微尘世界游诸天。”当初，就是因为这句话里浸润的佛家意蕴“电”着我了，脑子一热，在纽约一个“千禧年中国书画展销会”上，花“重金”把它买下来的。它用的是清府“内宫虎纹纸”，字是碑味十足的康体。这些年日日時与它相对，这“微尘世界游诸天”，总要触动我的许多心事。譬如提笔的此时，我就在寻思：几近“漫长”的耶鲁岁月，该从何落笔呢？怎么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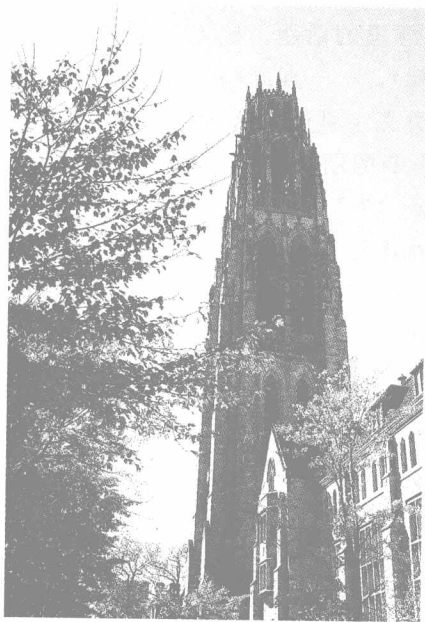
“快”而“短”的纽黑文时光，却又分明像是历过了十世三生九重天似的层峦叠嶂，墨色繁复，“浓得化不开”呢？记忆，只是一个暗色的底座，我应该举起什么样的烛光，才能把时光雕镂在上面的塑像主体，照亮呢？

我想到了母语。是的，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说，是母语，带给了我

在耶鲁的“诸天”。

“雅礼”

按说，这里，是最道地的美国——作为美国发源地的新英格兰的腹地康涅狄格州，据说是全美中产阶级发育最早、最成熟、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每每是当代西方各种最新思潮的制造厂，包括专门制造美国总统的耶



耶鲁大钟楼

鲁大学校园，正是它的精神象征。但是，说起来我也时时会暗自吃惊：此地——耶鲁，却是自己几十年横跨东西、南北的人生流旅中，充盈着最多“原乡”符码，与自己的母语、文化、乡土、历史等发生着最多联系，几乎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碰撞上“中国”的一个奇异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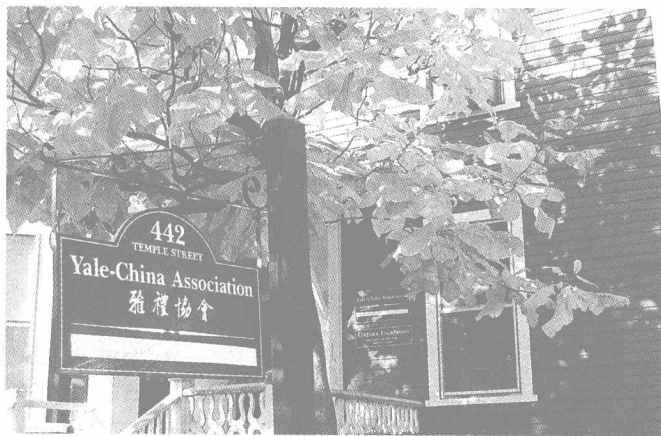
比方，我每天都要上下、进出的东亚系红砖小楼，只是一步之遥，紧邻的另一座小红楼，当街就挂着一块写着中文字的醒目招牌——“雅礼协会”。因为中文字在这个进入纽黑文小城的繁忙十字路口上非常扎眼，以至每一个到访者都会忽略了旁边的英文“Yale-China Association”，径直问：“雅礼协会，是什么意思？”可要解说

起这“什么意思”来，一开口，就非得给你讲出去个一两百年。

原来“雅礼协会”至今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雅礼”是“耶鲁”的汉译旧称，借的当然是“雅而好礼”的古义，按英文直译，则可称为“耶鲁中国学社”。——这可是西方大学中最早建立的“涉华”机构，她比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还要悠久（哈佛燕京成立于1923年。虽然就财务核算而言，与哈佛燕京或许不同，“雅礼协会”属于独立于大学建制

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而“雅礼协会”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以《西学东渐记》名世的容闳（Yung Wing, 1828—1912）。容闳当年（1847）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负笈留洋，其落脚的地点就是耶鲁大学；而容闳“学成归国”后，在曾国藩直接支持下促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波的留学潮——于1872年起步而于1881年急急落幕（因为害怕“精神污染”）的著名的“晚清留美学童”事件，耶鲁，正是其中心舞台。“雅礼协会”，当时的英文名字叫“Yale in China”——“耶鲁在中国”，正是在这样浓墨重彩的“中国背景”中，诞生于1902年。而且，远在百年以前，耶鲁及其“雅礼协会”与中国发生的联系，就并不仅仅止于传教（此乃当时西人的“涉华”主业），而首先着眼于教育、文化的交流和服务。其足迹，也不仅仅停留在京津沪穗等沿海中心城市，而是深入到内陆的贫穷、落后地区。今天湖南长沙最老品牌的“雅礼中学”和“湘雅医学院”——这是现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医学院之一，其中的“雅”，就是“雅礼协会”的雅，是由耶鲁大学当年直接帮助建立的。今天浙江宁波、湖北汉口等内地城市，都留下了“雅礼协会”百年来为两国文化交流所留下的许多踪迹。

你猜，历史上和“雅礼协会”发生过联系的最显赫的中国人的名字，是谁？——毛泽东。1919年前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新民学会”曾设在长沙“雅礼协会”的房产内，并在该地出版过《新湖南》等报刊，发起过驱逐湖南省长张敬尧的抗议运动（见 Nancy Chapman《雅礼协会百年史》）。几十年来，除了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间的中断以外，一批又一



耶鲁历史悠久的“涉华机构”——雅礼协会

批的耶鲁学生通过“雅礼协会”的介绍安排，自愿到中国的内地城乡任教、服务。一直到今天，我每年教的学生里，总有那么几位学生会自动提出申请，被“雅礼协会”送到边远的中国城镇去学习、工作。几年前，我就曾收到过一帧寄自华北油田的中文明信片——那是一位在当地教授英文的美国学生给我的来信。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教过的一位看上去完全是洋人面孔的美国学生——李班明。他的曾祖父就是“晚清留美学童”里日后史上留名的一位——用英文出版过回忆录的 Richard Lee。李班明曾长期担任“雅礼协会”的对外联络工作，北京中央电视台曾围绕他的故事拍出了一个精彩的关于“晚清留美学童”的系列文献纪录片。他和妻子高竹立是我们夫妇俩至今仍保持着联系的好朋友。那一年他们双双从研究院毕业，在南方找到教书工作离开耶鲁，还是我亲自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的。

你想，这样每天每日与“雅礼协会”相伴，“一脚踩过去，就是个百年中国”。时光之桨，可不就要时时划载着你，去追溯那个诗人余光中说的“蓝墨水的上游”——那个“耶鲁—中国”的血脉源头么？



耶鲁 Sterling 纪念图书馆门楣上嵌刻的
颜真卿碑文

又比方，今天在耶鲁校园里走，来访者都会为那些高低错落爬满常青藤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所迷醉——据说，这是全美大学校园里格局最大、气象最恢宏的一个哥特式建筑群。可是，就是在这么“西方”、这么“哥特”的建筑群中，说来难以置信，这里那里，你却可以随处发现跟自己“原乡”相关的印迹。不必说，在耶鲁 12 个住宿学院之一的伯克莱学院，就把“耶鲁”的旧译“雅礼”，用汉字直接浮雕镶嵌在门墙上。也不必说，耶鲁校园中心最大的图书馆——那座仿若中世纪大教堂似的、用各种浮雕言说着耶鲁故事的斯特灵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每一个造访者踏脚进门之前，都会注意到当头的一排古文字浮雕——

世界上 8 种最古老的文字书写，搭配着各自的文化图像，在列阵向每一位爱书者致敬。头顶右侧的入门显眼处，就是一幅中国汉字的清晰碑刻，旁边

侧立着一个长须飘冉、捧卷举笔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半身头像，细读之下，上面是一篇颜体柳格的皇帝表彰战场功臣的诏书：“卿兄以人臣大节 独制横流 或俘其谋主 或斩其元恶 当以救兵悬绝 身陷贼庭 傍若无人 历数其罪 手足寄予锋刃 忠义形于颜色 古所未有 朕甚嘉之”……

这边，刚走出斯特灵图书馆，只见门前广场上，立着一座现代的艺术装置——“女人桌”（The Women’s Table），椭圆的青石桌面上一圈一圈刻着纪年和阿拉伯数字，上面淌流着源源不断的清水。那是为纪念耶鲁1969年作为常青藤大学中第一个接受女性本科生入学的大学，同时缅怀女性对于耶鲁的贡献，而于1993年建造的永久性装置雕塑。作者署名是：Maya Lin——林璎，就是创作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作品之一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耶鲁华裔毕业生。这位当今举世闻名的华裔建筑师，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特殊身份：原来，林璎，正是民国著名的“才女”——梁启超的儿媳、著名建筑家梁思成的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的林徽因的亲侄女。却原来，我们耶鲁校园里闻名遐迩的“女人桌”，拐了一个弯儿，又跟中国的现、当代历史的人事沧桑，有着这么“手心手背”的血脉关联！

更让我生奇的是，就在不久前，我在一本海外杂志上，读到了一段林徽因与耶鲁直接相关的轶文：“我记得在耶鲁大学戏院的时候我帮（弄）布景，一幕美国中部一个老式家庭的客厅，有一个‘三角架’，我和另一个朋友足足走了三天，足迹遍纽海芬全城，走问每家木器铺的老板，但是每次他都笑了半天说，现在哪里还有地方找这样一件东西……”*

——耶鲁校园，“雅礼”处处，宁不“中国”？

“人五人六”

有两件事，“奠定了”我对耶鲁的基本印象。

那一年，刚接到耶鲁的聘书，新来乍到，为新学年的任教课程匆匆准备了一套教案，自己凑合着新编了一套教材，便等着开学前夕，提交给某个上级方面审定、通过，然后再——有点临深履薄的战战兢兢——给学生开讲。

——没有动静。开学了，问遍了身边的同事、系里的头脑，都说：不

* 见《明报月刊》2004年第五期，这是最新发现的一篇林徽因佚文《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发表于1931年8月2日《北平晨报》。

需要给谁审定，开讲就是。“教研组的审定都不需要？”“不需要。”“教什么和怎么教，也不要开会讨论讨论？”“没有必要。”问多了，反而被同事白眼：怎么，你像是屈惯膝头的贾桂，被人管惯了，一下子觉得没有审查、管束就不舒服，是不是？——正是。当初到美国留学，我头一个不习惯的，就是从选课到选保险、选住地、选室友，什么都得自己去“踹”（Try：试）。我没有想到，踏上耶鲁这样的讲台，对于自己这样的教坛新丁，竟会是这样的“放任”。坦白地说，第一次登上耶鲁的讲台，“人五人六”地给学生开讲，心虚得很。“自由”得一下子如此没了边儿，台下坐着的，可都是从美国包括世界各地千挑万选而来的一堆聪明脑袋，自己这副“人来疯”又慌不择言的蠢样子，可不要露大怯了吧？

我渐渐明白，在耶鲁，你不必害怕表现自己的“人五人六”。重视教学、张扬学术个体的自主及其自由发挥，正如重视学校作为社会个体的自主权利一样，正是所谓“耶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终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正是耶鲁的真正完整精神所在。”这是主导耶鲁历史上最著名的“抗命”事件之一的耶鲁老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当年说过的一段广被传扬的话。^{*}

越战期间，耶鲁漠视政府对反战学生不得给予奖学金的规定，坚决遵循以申请者的学术成绩为评估唯一标准的原则，最后不惜以丢掉联邦政府一大笔资助而陷入经济困境为代价。当时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敢违命，唯独耶鲁逆流而上、特立独行，布鲁斯特校长因而被全美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们视为“英雄”。

其实，对教学的“放任自由”，并不等于耶鲁忽视对教学质量的掌控。这种掌控，实际上从教职员遴选的一刻就开始了。日后的教学观摩、学生评估、年度审核等自然也是教学管理的重要一环，但其中最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对每一个教学、研究个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即便是我们这样职位不高的语言教师，和很多大学不同，在耶鲁，特别是在孙康宜担任系主任时的坚持下，每个人拥有宽敞的独立办公室，被视为不可或缺。我们中文项目的主持人——拥有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的牟岭，多年来更是坚持课型独立、教学自主、充分放手的领导方略，使耶鲁中文项目成为独树一帜

^{*} 引自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

帜、成果斐然的中文教育重镇。后来受聘到耶鲁任教的年轻老师就曾这样惊呼：耶鲁把一门课交给你，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交给你了！耶鲁对语言教师的重视和尊重，真真让我们受宠若惊……

耶鲁最重视本科生教学。任何名家大师，都必须首先给本科生开课并建立教学口碑，方能找到自己在学校的位置。于是，这样效果殊异的课堂画面，常常就会在耶鲁校园里出现：解构学派名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文学经典课程在校园里最叫座，一开课就成校园盛事，这不算惊奇；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的“明清中国史”课、“现代中国史”课，本属“非主流”学科，一门课每年选修的学生却动辄四五百人，最高达到过六七百人，每每要动用全校最大的阶梯课堂，一门课的助教队伍往往比普通一个系的教员都多，则就成为耶鲁校园里众口交誉的一道教学景观了！另外呢，据说在某个斯拉夫语系，一位学有专精却缺乏教学口碑的老教授，每年选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有时对着空无一人的课堂，他也照样哇啦哇啦地开讲……

鼓励学术个性的张扬极致同时也包容可能的千奇百怪，这就是耶鲁。

一位老友送儿子入学，离开前的感慨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每年耶鲁新生入学的传统程序有一个小高潮——新生及其家长约三千多人，全被邀请到校长的家里做客。“三千人？到校长家里做客？”听来让人匪夷所思。“一点不假，有酒水供应，有毕恭毕敬的招待服务，当然是排了不同的时间段，但校长和夫人真的就一直站在那里，和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握了手，说了话。唉，我服了，你们耶鲁……”

这确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向同事打听，他们并不诧异，告诉我：重视校园生活里的个人化接触、个人性的互动，正是耶鲁的老校风，老传统。我心里一惊：我本来以为，如此强调教学个体及其个性，此地的校园生活，应该是人际疏冷，很有点“各人自扫门前雪”味道的。在我后来成为学校的12所寄宿学院之一——塞布鲁克（Saybrook）学院的“教师会员”（Fellow）之后，我才发现：不然也，此大不然也！

耶鲁的寄宿学院之所以称之为“College”（学院），与其校园规划及其校园氛围的开放性刚好相反，反而是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一个小团队、小社会。每一个学院以上锁的高高院墙相区隔，各自有自己的徽标旗帜、饭厅、图书馆，自己的活动社团也包括自治的管理组织——学生会、乐团、歌队、读书会、演剧社等，更有各自的传统节日。住宿学院形成一种相对独立、自足的学习生活环境，其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员之间的个人

联系，是极其紧密的。每一个学院除了有舍监（Dean）等管理人员外，还有一个“主人”（Master）——由一位现职教授的家庭长住在学院内，他（她）的家居生活几乎是半开放的，学生和教师会员的各种活动，都在这个“主人”家庭的客厅举行。比如每周一次的“主人下午茶”活动，每月一次的“教师会员”活动，常常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请当时该领域最富有盛名的专家、人物前来演讲，然后在喝茶、餐聚之余举行沙龙式的讨论。

确实，这种家居式、沙龙化的学术氛围和联谊方式，人际间那种温馨互动，正是我参与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活动以后，留下的最深印象。我们这些有幸被选聘为“会员”的教师，学院会提供我们免费餐票到学生餐厅吃饭，就是要鼓励我们多跟学生作个人化的接触，并随时参与到学生各种即兴的“餐厅讨论”和餐厅活动里去——据说，餐厅里各种学生的即兴活动，正是耶鲁校园的特色之一。

头几年，为了珍惜这种参与校园生活的机会，几乎每接到塞布鲁克学院“主人”教授发来的各种“下午茶”、“会员聚会”通知，我都尽力安排时间，“人五人六”地整装出席——场合是随意的，但大家一般都穿得很正式。团团围坐在学院“主人”的客厅里，品着茶和咖啡，吃着小点心，我听过墨西哥前总统（现任耶鲁“全球化研究项目”主任）对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总统提出的严厉批评；听过一位学生以吉他弹唱方式向所有教师会员朗读她新写的音乐剧剧本（耶鲁有全美一流的戏剧学院）；参与过“耶鲁—南非—中国河南艾滋病防治计划”的课题讨论；还听过法文系一位老教授朗读他新译的一位法国新锐作家的最新作品……后来我发现，校园里这种沙龙式、讨论会式的小型学术活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光是塞布鲁克学院的节目就让我有无以暇及之感。今年诸事纷忙，便缺席了几次“会员聚会”。在校园里好几次碰见塞布鲁克的“会员”同事，都问我：怎么老不见你来？我们等着你加入“中国话题”呢！

我赧然抱愧。确实，每次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聚会”，鄙人常常需要——“代表中国”。在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各种讨论话题中，相熟的会员免不了都会捅捅我：“中国怎么样？”“中国怎么看？”

嗨，可不真要“人五人六”么！

“Utopia”——中文乌托邦

好多年前，当时我人在普林斯顿，孙康宜老师说过这样一句玩笑话：如果你也能来耶鲁，我们这里，可就要变成一个“中文乌托邦”啦！她用

的是“Utopia”这个英文词。我确是在孙教授当系主任的任上，因缘际会，经历了整个约谈、试教、评估的全过程，应聘到耶鲁任教的。命运的这番厚待我至今心存感激，但我最是感念的，真的就是孙老师话里的那番深意——在这片红尘万丈的洋风洋水之中，耶鲁，确是我辈漂流人打着灯笼、踏破铁鞋、穿越两洋水土云烟，寻觅经年而难得一见的一片人文世界的“香格里拉”——我的“母语乌托邦”。



与耶鲁的结缘

（前右起：周建歧、孙康宜、唐文俊、CC张，后右起：康正果、作者）

说起客居异域的生活——无论是留学、移民或是逃难、流亡，人们可以用各种字眼来形容：“失根”、“截肢”、“离土的移植”、“永远的边缘人”，等等。英文里，则喜欢用本来专门形容失国失土的犹太人的字眼——“Diaspora”，直译乃“离散无家”，有华裔汉学家更直接把它译为富有感情色彩的中文成语——“花果飘零”。这些字眼里共有的悲情，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失根，就是失语；反之一样，失语，就是失根。只要想想，任何一个思想成熟、出口成章的成年人，忽然要用三岁孩童牙牙学语的稚嫩腔调，去和那个“红须绿眼、叽里咕噜”的世界打交道——这是当年初出国门的康有为、梁启超们笔下早就描写过的尴尬，就可以明了其中的难堪了。所谓“寄人篱下”，首先，就是硬要缩起自己母语高扬的脑袋，把那个被截掉舌头的身躯，塞进那道“叽里咕噜”的洋文篱笆的孔眼之下啊！二战中流亡巴西的名作家茨威格，在当地受到“国宾”式的礼遇却最后自杀身亡，史家分析其真实原因，大都聚焦于这个话题——母语，母语国度的沦丧和

母语环境的失落。他在绝命书中如此叹息：“我在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已经自我毁灭……”在铺陈了这么一大番失语苦痛以后，你忽然发现，自己在此地的职业——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里教授中文，你是在用自己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去面对那个“失语失根者”的先天劣势；母语，不但不是你融入“主流”的障碍，反而成了你在此间“主流”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同时，即便在一个占据着最优位置的一流学府那些聪睿透顶的学生面前，你都可以照样昂起母语的骄傲头颅，用母语去传道、授业、解惑……“Utopia”——理想化的人间乐土。——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因此，我的老诗人同事郑愁予先生，曾一再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有人是看不起语言教学的。可是，在此地，对于我辈，我以为没有什么比教会美国孩子说中文、用中文、热爱中国文化，是更有成就感、更值得你交付心血与生命的职业了！我的个性很“酷”的同事康正果，则为此说过一番很动感情的话：“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与母语如此亲近过，从来没有从母语中得到如此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自然，我知道康宜老师说的“Utopia”，并不仅仅指的这个“母语优势”。我想，她要说的，首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耶鲁的这个中文的同事圈子。噢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事圈子呢？

虽然同在一个系里做事，平日各忙各的，其实很少机会聚头。我们之间互通信息，常常就靠着系办公室门口那个对外张开大嘴的方格子信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早晨上班，我常常会在自己的格子里收到刚刚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子，康正果的格子里也会有同样的一份，那是孙康宜老师送来的她新写的中文稿——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她想请我们先帮她看看，提提修改建议。孙康宜，都知道她是西方人文学界中少数几位贡献卓越、备受尊崇的华裔汉学家。她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众多英文著述，是今天任何一个修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的必读教本。几年前由她主编出版的皇皇大著《中国古代女诗人全集》，最近由她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古典文学卷》，都是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瞩目的大事。“孙康宜请你改文章？”这一定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自我夸耀故事吧？

坦白说来，开始我真的感到很吃惊，也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自己，多年来早就养成了“初稿从不示人”的毛病。但是，这确是真实的孙康宜。从认识伊始，康宜老师就恳切地要求我们帮助“敲打”她的中文。她告诉我们：因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用英文教了几十年书，英文写作很顺溜，中

文则快忘光了。她是从1994年前后，才重新开始中文写作的，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当做初学者，诚恳向我们求助。由康宜领开了头，这方格子信箱，从此真的就成为我们几位写作者随时传递彼此的文字初稿，并常常刀来剑往的加以切磋敲打的好处所。有时候，我们性格犟直的“关西大汉”康正果，一句话就能呛人一个大筋斗，但“翻过筋斗”以后，虚怀若谷的孙康宜，下一回准能给你拿出更亮眼的稿子来。有一回，康正果看过我的稿子，不客气地说：至少要删掉两千字，这稿子才能成型。我吭吭哧哧地“瘦身”，那稿子，果真就变得神清气爽哩！——“Utopia”。这方格子信箱，可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母语乌托邦”里一片栽种文字的好秧田么！

“达达的马蹄，是我美丽的错误”。这个现代汉语诗坛里的经典句子，已经成了在耶鲁任教超过30年、刚刚荣誉退休的老诗人郑愁予的招牌标记。——和这样的“经典作家”一起共事，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常常，有台、港学生这样问我。我自己，大学时代就偷偷为郑愁予的诗集着迷（“偷偷”，是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我仅有的“港台书刊”，都是香港学生给我偷带进来的）。当年作为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程前往耶鲁，拜见过这位台湾来的“诗坛祭酒”。如今，一下子成为同事，而且按照系里的安排，我俩同教四年级高级中文课，他开“现代中国小说选读”，我开的则是“当代中国小说选读”——两门课如此单列并置，结构上就形成一种相互打擂台的竞争关系。我，作为小辈新人，何以自处与相处呢？想到关于各种大学中文项目里诸多人事纠纷的逸事传闻，连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暗暗捏上了一把汗。可是，月明星朗，云淡风清，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各呈异质异态，本身就是耶鲁校园的常态。用愁予老师日后的说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安无事”，竟是“相得益彰”之后更熔铸出了一个绵长有序、丰沛滋润的话语环境：喝过了鲁迅、胡适之的苦酒清酒的学生，再到莫言的“红高粱”里和韩少功的“马桥”里打打滚，撒撒野；想在王安忆绮丽繁复的“王琦瑶”以后喘一口气的，就不妨到沈从文的“翠翠”渡口上，尽情享受湘溪沅水的疏淡清冽……“中文156”、“中文157”两个相连的课号，连结起了耶鲁校园内最有悟性、最敢标新立异的一批好学生——非能人即异人，此乃大学里学中文的洋学生的共有特征；愁予老师（包括几位年长的老师）的诚挚与胸襟，给我们这些后辈立起了楷模，使得耶鲁东亚系的中文部，多年来成为以“地利人和”享誉“江湖”的好团队、好处所。“我在国内的任何单位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和睦的一个集体。这里只有工作和学问上的合作，从无复杂

的人事纠纷，在互相配合的中文教学中，母语的纽带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同事关系。”（康正果《母语之根》）而我和愁予、正果——我们三位负责高年级教学，更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面对之中，成为学生们的好朋友，同时彼此成为有好学生共同引介、有好朋友来访共同迎送、有好酒好茶共同分享的知己莫逆了。



与郑愁予老师、钟玲教授在耶鲁学术会议上

说起好酒好茶，正果兄是愁予的酒友。我不嗜酒，却时时可以成为他们一位浅尝辄止的“酒伴”。有我这么一个资浅酒伴的最大好处，就是出门在外，他们俩尽可以放歌纵酒、一醉方休，而不必担心惹上在美国很当一回事儿的“醉酒开车”的麻烦。

那一年美国独立节，愁予拽上正果和我上他的美国亲家的庄园去喝酒——那个美国家庭每年此日都在家中大摆烧烤筵席，广邀各方亲友一起在牧场边上放焰火狂欢。二位资深酒徒，那晚喝了洋酒喝白酒，喝了冒烟儿的再喝点着火的，趁着酒劲把彼此一生的好话歹话、秘密私隐全都说了个够，末了还说：没醉没醉，小意思小意思。愁予摇甩着钥匙坚持要开车，谁说他醉就骂谁。钥匙总算被他的孝顺儿子一把夺了过来。那晚，鄙人开车把两位酒徒送回家，据说康正果进了家门就趴在光地板上睡到了天亮；愁予更绝，第二天见到他，“喝醉酒？我昨晚压根儿没喝过酒，醉什么？”——全忘光啦！自此成了通例，每年独立节，总是我们三家结伴出行，他们俩必定要敞怀豪饮，大醉而归。愁予亲家的聚会筵席于是成了我们自家的酒会雅集，哪年缺了谁还都有个惦记。我的女儿甚至从此就和她

每回必带的好朋友凯丽有了约定：每年七月四日，“一定要跟爸爸的叔叔们去看马！”

自然，我这个车把式也不是白当的。某日，居然发现：酒龄和诗龄同岁的愁予先生，爱喝酒却不好茶，可家里，又偏偏多的是台湾友人送的上好乌龙茶！乘虚而入，莫以此甚也！从此向愁予讨茶叶，准是一讨一个准，并且绝对是一等一的上品好冻顶。愁予夫妇呢，倒也从未把我当外人。那年夏天，我拿出当过10年知青的能耐，只花了两天工夫，帮他们在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还搭配好了小桥流水、青石护栏。愁予为此惊呼：“文革”真厉害，能把这样的文弱书生，改造成这样能干的“蓝领”！

婴儿的回返

“我很病。”“我要见面他。”“我不跟你同意。”这样的中文病句，要向你的美国学生解释清楚它的犯错原由，也许并不难——它直接受到英语句式的干扰，乃语言学上所谓“第二语言习得”最常犯的毛病。至于“吃午饭”、“吃中餐”和“吃亏”、“吃罚单”的“吃”的不同用法，以及“打篮球”、“打架”与“打工”、“打饭”、“打卡”，还有新词“打书”之间，“打”字用法的诡异，你要向美国学生解释清楚，难度虽高，也还是有径可循的——逻辑上、语义上，它们都有很多可以互通互解的理路。但是，最简单的，你要向学生讲清楚“我家有三口人，妈妈是一口，爸爸是一口”这样的错句的因由，就不见得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你压根儿从来没有思量过的。复杂一点的呢，有一天，当你需要向学生解释，你已经视为日常口头禅的“青梅竹马”、“风花雪月”或者“相濡以沫”、“时不我予”之类的成语的寓意和来历，天哪，猛然间，动作、画面、情境、色彩、气味、故事……你简直像顿悟一般地，发现了自己母语里那种可以“惊为天人”的美艳！这，就是我在自己的日常本职中，与母语重新建立的全新关系；也是在课堂上“人五人六”的时候，你会看见下面的一双双眼睛，像雾国里梦土里那些灯盏一样，一盏盏亮起来的地方。

“远离故土，返回母语”。诗人杨炼把它称为“双向的旅行”。你会骤然发觉：返回母语，就像婴儿回返母亲的子宫。没有什么，比母语，更是你脚下永远不能穷尽、永远不会疏离你、嫌弃你、放逐你的深稳土地了！

当然，也并非“母语独尊”与“唯此独大”。你在教学中同样会发现，在许多日常表述上，自己的母语——汉语，也自有其先天笨拙之处。比如，英文里用途广泛、最简单常见的“Share”这个单字，就常常找不到准确的